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三十九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八

辛未定王十有七年在位二十有一年子簡王立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經三書無冰襄公二十八年春無事繫於春桓公十四年二月無事繫於正月之事之後此則正二三月皆有事繫於二月之事之後盖冰統亥子丑月為候亥始冰丑則堅至寅而解凍矣故以二月為限也此恒燠之罰事關天下而國亦與焉是時成公幼政在三桓紀綱縱弛之應乎胡安國曰䇿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紀其本末

至雨雹冰雪則悉書蓋天人一理也觀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盈虛消息此敬天勤民慎於微之意每慎於微王道備矣

三月作丘甲

此因謀齊難而益兵也丘甲丘出一甲也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賦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是四丘共出三甲也今丘出一甲則一甸四甲而士卒凡百人總一乘計之增

一甲矣積三甸計之增一乘矣作與初皆創立之名而義不同食賦之額歲歲取之由初而及終也兵賦之額有事用之有作而有止也然衮先王之制以重困民則一也是時行父以齊之一笑怒齊丘甲之作與後四卿之將皆行父故也其罪大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行父當國憾齊人之納歸父又聞其將出楚師故結晉晉既怒齊亦欲懷魯故不憚降尊而為此盟蓋皆

以締私而分義不顧矣故書以譏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不書戰不以戎抗王也至尊無敵無敵而有敗自敗也戎非能敗王師王師自敗而已自治之道也自治而天下定矣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背齊事晉故齊怨之第赤棘方盟齊師隨至伐魯
喪而與晉為敵不待貶而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續
傳稱衛侵齊蓋乘齊伐魯而擣虛耳齊知之即以伐
魯之師禦之新築則衛計不行矣良夫不聽石稷之
言而遽戰喪師辱國故以良夫主此戰也衛書將書
帥師事起於衛明矣齊止書師其為伐魯之師明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策書之體將舉元帥令魯四卿並書者各自將也既作丘甲掃境興師也晉郤克與魯衛諸大夫皆有憾於齊齊又伐魯敗衛故以北鄙新築為辭因以各泄其憾是四國大夫之志乎此戰也齊師敗績有敗道也無禮以生釁肆暴以結怨而又好勇輕敵宜其敗

也晉賞寧之功作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機兆矣季孫一怒掃境興師自是魯知有季不知有公矣良夫之子林父逐君立君為衛亂首矣大夫專政兵革繁興詐力相尚而禮若弁髦特書諸卿著當時之横而憂其繼此之禍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師既敗納賄求免卑亦甚矣曰如師盟不盟未可知之辭也乃郤克恃勝以不義求多於齊為國佐正

辭所屈其氣遂餒而及之盟是晉欲盟而制盟反在
國佐也齊伐人而自伐晉侮人而自侮可鑒已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齊之賂也晉得寶而魯衛各得侵地其書取與僖公
取濟西田同
冬楚師鄭師侵衛

衛從晉伐齊故楚假救齊之名以侵衛鄭序楚下聽楚役也稱師用衆也晉既用傾國之師以勝齊遂無力救衛而十一國胥從楚矣楚居喪而伐喪鄭黨楚而殘夏晉爭小而失大均罪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據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而不書侵何也師方向魯三桓遽使公出迎未成乎侵也以望國之君會荆蠻之臣不諱公何也著三桓之惡也楚師本為救

齊而鞌之戰季與叔實主之恐身被執辱故以公當

之也侯伯以嘉禮會盟三桓往與抗禮楚臣帥師以

來使公辱焉比事以觀不臣之惡著矣楚卿書公子

自此始其勢日強不得不詳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楚主盟也魯無立志先諸夏而往會由是楚名盟而

諸國皆至矣書公及深責魯也嬰齊之出稱師著其

衆也會書名責其抗也盟書人抑其強也諸國之大夫皆稱人惡其替也胥天下而從楚不足序矣新城從晉大夫盟此從楚大夫盟變愈下矣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從楚猾夏晉伐之宜矣第衛方被侵畏楚不出諸國盟蜀畏楚不争楚去而乃出乎晉之無能甚矣宋衛倏楚倏晉恥也楚來公首從之楚去公首背之抑

又甚矣宋衛未葬從戎罪也然從晉令晉亦有責焉耳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昭穆之廟皆曰宮舊主遷新主入必新之新者易檐改塗而已是時宣公方入廟不稱謚而稱新宮者以災故不忍言也三日哭哀也無譏焉以災書耳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葢以厚而踰時且疑於王禮也宋君背殯從戎而以厚葬明孝悖矣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且喪畢而朝以事周者事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以此伐之然鄭且背晉而專事楚何以責許乎鄭受晉伐又伐許以怒楚是兼搆晉

楚也況許者鄭之南蔽也盡釋許以為外扞而自撤之失計矣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不繫國內邑也公羊曰汶陽之邑也復故地而民不服者稅畝丘甲賦繁役重棘不願為之民也成公不修德政以來之而命將與師環而攻焉失撫綏之義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赤狄之餘也滅人國而不留餘不仁甚矣徒逐利焉耳良夫每從郤氏之役同惡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據傳二卿使來聘且尋盟葢皆有君命也然來止言聘而别言盟者聘以結好盟以質疑重好而惡疑也

不書公諱之也庚於晉班在三良夫於衛則上卿也先盟庚非禮也蔑周班而懼伯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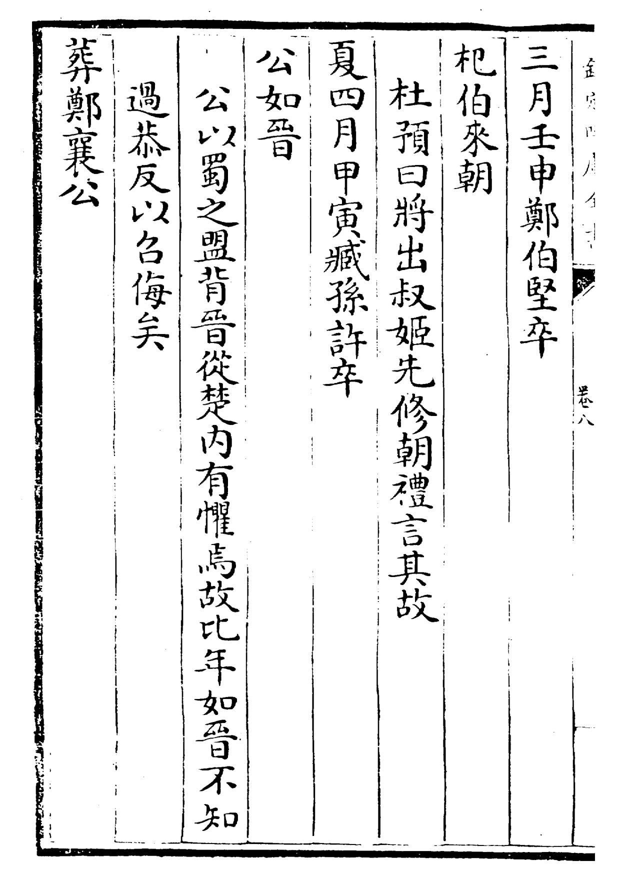
鄭伐許

再伐許也惡鄭也不書人與師闕也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未嘗聘魯此繼晉衛而來聘盖因三年會伐鄭而相結耳衛與宋皆未終喪而交聘非禮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杜預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以蜀之盟背晉從楚內有懼焉故比年如晉不知

過恭反以名侮矣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據傳公以晉侯不敬欲求成於楚行父諫之而止家鉉翁曰魯成中無主故楚之強足以動之而乞盟晉之慢足以移之而思叛從楚如晉備書之而其失著矣

冬城鄆

鄆即汶陽之一邑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雖時亦書重役民也

鄭伯伐許

三伐許矣既速葬以儉親遂背喪而為暴且未逾年而書爵已成君也不子矣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去年杞伯來朝言其故則杞伯固有辭矣故以自歸為文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往會之非禮也汪克寛曰自文公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公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魯政在三家晉政在六卿是可見矣

梁山崩

梁山本在韓國以滅於晉遂為晉有崩不繫晉為天

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桓王以後政不行於列國定王以後政不行於畿內不書葬魯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齊自戰鞌之後服於晉兩君未相見也鄭屢伐許楚

人怒焉欲從晉故大會以謀之定齊於新服反鄭於久叛合宋魯衛曹邾杞而申命之此復伯之機哉然天王新喪而會盟不廢無王之罪視他盟有加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會晉之後晏然歸國書自會而不奔王喪之罪著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武公周公九世孫成公十一世祖也

佐宣王征伐有功故諡武諸侯五廟而魯六廟太廟太室不毀二昭二穆迭毀則武宮之毀久矣左氏謂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而服虔以為禱武公而勝故再立其宮公羊傳曰立者不宜立也蓋季孫之罪也

取鄟

鄟附庸國也書取諱内滅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晉令也宋以國難辭會故也前楚莊圍宋九月晉不之救蟲牢之盟宋實與焉未有貳心諸侯未歸又謀再會晉令實繁乃尤宋辭會使衛侵之不亦過乎良夫屢帥師專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侵宋之命也公比年如晉大夫又繼往爲伯政之煩苛小國之困敝具見矣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與宋嘗會矣嘗聘矣嘗同盟矣晉命伐之不敢以義諭晉而遽伐其國可乎况國之大事惟戎聽命於人而輕用之其何能國戰䆠四卿並書此又二卿並書大夫益强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也且又居喪嬰齊伐之不

義甚矣楚大夫帥師至此始見於經盖政在大夫列

國皆然嬰齊固效尤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

據傳賀遷也晉遷新田擇利自便盖常事耳故不書

或曰復侵宋之命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即晉而楚伐之不得不救遇楚於繞角而楚師還

救鄭之義伸矣乃又移師侵蔡則無名矣復遇楚於

桑隧而晉師還盖謀之不臧而知難而退也書以予其救而其侵蔡而避楚則畧之予善長而恕其不及也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牲變也郊牛牲之至重者鼷鼠乃得而食其角乎一食猶曰偶也再食則非人之所能備矣盖魯之僭郊

天本不享鼷鼠之災又天意之不允於魯也程端學曰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鼷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

吳伐郯

吳太伯之後其始見經止舉國外之也爲其踵楚而僭號也伐郯猾夏也楚患未艾吳復興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爲魯兄弟之國僖文以後屢朝於魯魯未嘗報聘

以其小故也邦交之非禮可知矣

不郊猶三望

凡書免牲免牛即不郊也正月書免牛則日至不郊可知今五月則祈穀亦過時矣既不郊何以書蓋魯以五月而三望也猶之云者可已而不已之辭也不時且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再救鄭也伯職修矣前之救猶大夫今則九國之君親將不踰時而皆至鄭恃以不屈於楚盟蜀之後晉伯復延賴有此耳故書以予之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晉兩救鄭皆未至而楚師退楚之兵力猶未衂也諸侯蓋同懼楚故晉於救兵未返即為此盟所以釋諸侯之懼而弭其貳楚也

公至自會

諸侯會而楚師退不煩兵而已得救鄭之善故即以

會至

吳入州來

州來楚附庸國吳楚之介要地也吳本屬楚晉使巫

臣於吳教之叛楚凡屬楚者吳盡取之嬰齊奔命於

吳不暇内侵其鋒遂挫然目前遺楚以害後且自樹

其敵盖不强於政治而藉外助終非善計也

冬大雩

旱也周之冬夏之秋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夫子也孫氏世執衛政而外結晉之強家故見惡於君遂奔晉後由晉復歸為衛患者幾四十年蓋晉之强家為之援也晉君不知大義聽於強家庇亂臣以危人國而已之國亦且陰為强家所移是可鑒矣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地而侵於齊鞌之戰晉令齊反之魯今齊服晉而屢從晉役矣晉又思悅齊仍奪而與之來言者義不可而強為言也蓋脅之也不義且失信矣反已之故曰歸得非其有曰取前於魯言取今於齊言歸何也蓋藉晉之力而不能要於道雖已田猶非已之田也故曰取順晉之命而不敢執夫義雖已田一若齊之田也故曰歸其曰歸之于齊者歸非其

所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與楚爭蔡也大國爭衡小國受敗前於鄭書救喜之也此於蔡書侵陋之也聖人之情見矣

公孫嬰齊如莒

與莒通也魯嘗平莒郯莒不肯屢伐之蟲牢之盟莒人在焉故與之通後復脅於晉而伐莒魯之邦交如是乎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元非專行聘也兼為宋公圖婚爾故繼書納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而書宋公使者無母之辭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内女惟紀叔姬宋伯姬書之特詳賢之也納幣本可略而不略斯以見其賢故特書之也嗣此書來媵書致女辭繁不殺皆此意也將有其終故録其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之殺由趙莊姬譖以將為亂也晉君信之而欒郤徵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然趙氏子孫以無罪死其亦盾專晉之禍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天王通稱也經書天王二十五此書天子書錫命二此書賜命且公穀亦皆作錫命蓋傳寫誤耳魯成未嘗入覲又無功德可褒錫命何為哉王於魯凡

三錫命桓終未入覲追錫之也文不待入覲預錫之也成八年未覲就錫之也爵命天子所以御天下而輕用之王靈替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内女來歸不書卒齊子叔姬郯伯姬是也此以杞伯逆其喪以歸不可以不書絶於杞而仍以杞目之示從一之義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吳伐郯晉不能救力屈而服於吳豈其得已哉晉遽興師伐之是小國無所依庇而交受兵也昔已失之楚今又用之吳深責晉也魯與郯婚迫於强令亦非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録伯姬曷為書其媵從有晉齊焉見大國之皆來也程子曰一女之賢尚聞

於諸侯况君子乎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以叔姬爲賢初不當出以爲不賢則喪不當歸據傳魯請之昔何以受之今何以請之胥失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無事而復盟諸侯懼貳也晉自馬陵之後受林父之

奔以隙衛反汶陽之田以携魯力不敢問楚而侵蔡
威不足及吳而伐郯不知自反乃以威制而約束之
雖屢盟奚益哉春秋書同盟有喜其能同者有幸其
猶同者有危其僅同而終將不同者隨事考之可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內女之歸常事耳常事可略而書録伯姬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程子曰古者三月廟見始成婦也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魯重伯姬故使卿致

晉人來媵

晉伯國也伯姬之賢聞於四鄰故亦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春會于蒲鄭方從晉楚人以重賂求鄭鄭畏楚之强

而復貪其利竊會於鄧信有罪矣然旋復朝晉是終
未敢背晉也而遽執之暴矣何以知其來朝旣未侵
伐亦非會盟而直書執來朝可知也執其君旋伐其
國是欲出其不意而滅之耳何以服鄭伯而慰鄭人
之望後雖暫從晉而卒從楚撓中國者凡二十年尚
誰咎哉故執稱人責其無王伐稱師惡其肆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據傳楚侵陳以救鄭又自陳伐莒不書救鄭者不赴鄭而侵陳非可言救鄭也亦不書侵陳者楚志不在陳而在深入以撓晉也書莒潰責晉也馬陵與蒲莒方同盟又非遠國而不救何哉莒小國豈足抗楚其無備之罪可略也且素與楚隔豈意楚之直犯其國哉左氏不責諸侯無謀而責莒無備非春秋意矣

楚人入鄆

左傳以鄆為莒邑但莒已潰矣入其旁邑不足書矣

此盖文十二年行父所城者崔彦直曰鄆魯邑也是也入魯邑宜先有侵伐之文今止書入者莒既潰乘勢以入鄆未可言侵伐也楚人微者也嬰齊在莒别以偏師入鄆也書入鄆危魯也楚猾夏之道二其一徑蔡以争鄭其一由徐而病魯

秦人白狄伐晉

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晉未嘗報晉何負於秦哉今楚伐莒以撓晉秦且結狄以攻晉是黨楚猾夏也故書

以惡之白狄介秦晉迭用之以互相伐均罪也然其禍實晉啟之

鄭人圍許

鄭伯未釋也而圍許盖示以不急君故不畏晉而激晉鄭人欲以是為歸君之術也秦獲晉惠惠卒返國則晉之歸君得其道也不比之為而用詐且君在外而復立君階之亂矣是當國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

經書城中城二定公六年穀梁傳曰非外民也非猶譏也則中城盖在郛之内矣諸侯守在四境已非有道況降而城中城乎且勞民以外民君誰與守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既執鄭伯以伐鄭又命衛伐之不義甚矣衛從令而助虐亦非也葉夢得曰黑背何以稱弟兵凶戰危不以其可將者將焉而私其弟非愛弟之道也胡安

國曰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出衛侯衎而立剽剽之立蓋甯父寵也與齊無知同特書以為後戒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三月郊時也於二月下旬卜之歷旬而一卜至三月中旬三卜不從時已極矣僖公之四卜强也五卜瀆神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執鄭伯久而不釋而鄭亦不求君也且立君矣晉

不得已伐而歸之以求成非義而勤諸侯以勦民悖矣經於十三年書鄭伯從晉伐秦則此時鄭伯歸於鄭可知不書者晉強納之非歸也

齊人來媵

諸侯娶女二國媵之衛晉已備數矣齊復來媵伯姬雖賢固踰制矣魯與宋不辭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送葬皆臣子事也晉喪而公親往焉是以事王者事晉也時晉疑魯貳於楚止公使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故削其葬以正無王之戮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凡九月而至久也左氏傳曰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方至而犨隨來陽為聘而實要盟也公敵大夫辱也故諱不書公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也黄仲炎曰晉止公九月而歸之其聘魯者豈親魯哉疑其叛而要之也魯辱於晉猶繼朝而聘豈德晉哉畏其威而諂之也晉以要結為信魯以諂事為禮

秋叔孫僑如如齊

魯自鞌之戰結怨於齊後雖會伐來媵而聘問未修今既見疏於晉恐齊乘間而復怨故通舊好未幾而求婚焉乃齊卒未報聘是知國務自強左右求免非善策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逼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是無王也是將挾晉以抗王也而晉敢受其逋逃均罪也王臣書奔者三周公楚去位者也故言出王子瑕王子朝皆為逆亂而非去位者也故不言出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被止於晉又要盟公有憾焉今晉厲新立將合諸侯以伐秦恐魯不至故會之釋怨修好也衛素睦於

晉又睦於魯故衛侯亦與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宣成之世晉每有事於狄夫欲圖伯當先攘楚雖秦猶宜置之況狄乎故書以譏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師制於王無王命而用人之師已為罪矣自伯主興

而徵師於諸侯是直竊王之權其罪益大然事苟合義春秋録之功首罪魁不相揜也今晉將伐秦以自報私怨恐諸侯不從以乞為辭庶無不應乃以濟其欲耳春秋即如其辭以書之者盖因以正從來徵師者之罪尊王也又以重民也僖公二十六年書如晉乞師此書來乞師魯内也晉伯也一以乞為名聖人之情見矣

三月公如京師

凡公如他國皆朝也則如京師亦朝也乃僖公二十八年兩書朝于王所而此不言朝者河陽踐土晉侯召王而以諸侯朝之其意主於朝而其召王則悖矣故書公朝于王所言不得其所也此則晉乞師以伐秦道出京師不可越王而往因朝焉偽非會伐何朝王之有其意不在於朝故書公如京師言不可為朝也夫諸侯朝王止見於僖成二公而僖則行其事而非其道成則修其文而無其實春秋因文以示義而

諸侯罪之輕重具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自京師會伐則諸侯皆會京師可知而公之來為伐秦不為朝王明矣程子曰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王為重

曹伯廬卒于師

為晉復怨而卒於外曹可憫晉可責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告廟葢當時幾不知朝王之當重而以伐秦為重矣夫書如不書朝著其慢也所以正事君之義以如為本事伐為繼事嚴其防也所以存尊君之禮以伐秦致誅其意也所以明忠君之誠一事而三致意焉維大倫以詔後世其旨遠矣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容衛有罪之逋逃而復納之書自晉深罪晉也昔良夫屢從郤氏之役郤氏專晉故林父倚以返國要君也要君者出君之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女常事何以書譏失時也喪畢即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成公喪畢十二年矣不已晏乎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四伐許矣鄭介晉楚爲二國所必争而鄭每於息争之時又自以兵陵小是更相吞噬也非義甚矣而晉不問也越明年許遷于葉避鄭以依楚襄三年晉荀罃反以從楚討許何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以事再見省文也婦有姑也時穆姜存焉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魯有兩嬰齊均公孫也前書公孫嬰齊叔肸子也此則仲遂子歸父弟也遂之立也已賜氏故魯人以仲為别而舊史因之也遂與行父比而為逆歸父欲去三桓故逐歸父而立嬰齊以後仲遂一逐一立皆行

父操之也大逆如遂仍世為卿尚能國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不能即請於王帥諸侯以舉九伐之典今逾三年矣假他事以會而與之盟是列姦於會也他日曹人請君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使得藉口以開釋姦之門舉動可不慎哉衛背喪非禮也宋世子來宋公疾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曹伯討其簒也近於義矣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近於禮矣第欲討之勿盟可也同盟而執是誘執也於義為不光王命執而執之禮也擅執之縱歸于京師命猶出於晉也於禮為不恭然入春秋來諸侯相執者多矣此猶差善於彼故書晉侯蓋與之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鄭伐許故也鄭昔伐許楚不問以鄭方即楚耳今改從晉故伐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速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

宋亂也蕩山作亂元欲討恐不勝故奔晉借援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自晉因晉力也

宋殺其大夫山

華元殺之也元為國正卿久執政柄不能弭亂於未然迨已亂而借外援其謀下矣然猶非為私故書國殺蓋制在晉權在元而宋君亦知其討亂而聽之也山不氏宋以罪討故赴不以氏因舊史也山有罪猶書大夫者存王禁也

宋魚石出奔楚

山黨也懼及故奔君子雖違不適仇國宋為中國之樞楚所必爭而魚石托焉楚因助魚石而入彭城幾至覆宋則魚石之罪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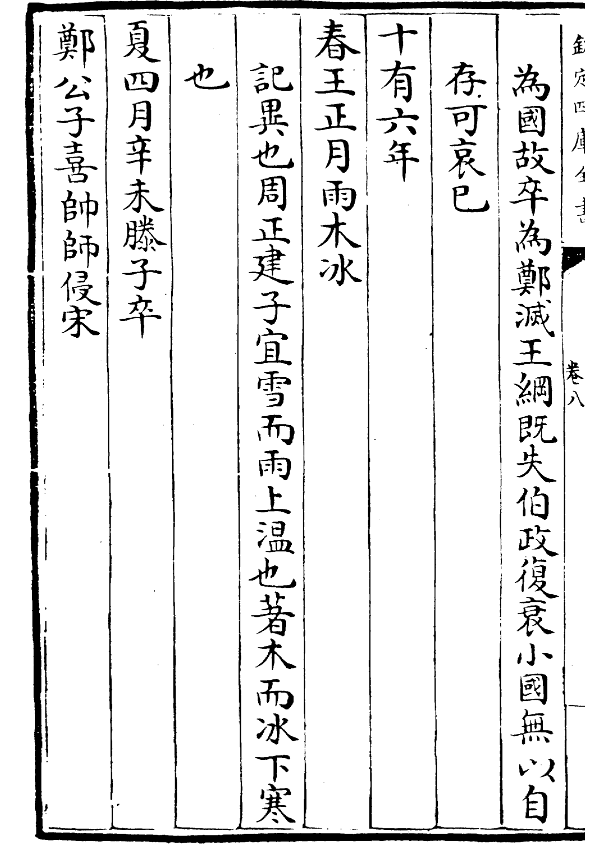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兩會也先則内大夫與外大夫會後則諸國與吳會也鍾離吳地往會之也會吳者晉志也諸國從晉而已若止書僑如會諸國大夫而吳亦列序焉則往會

之迹不具失事實矣且列國皆大夫吳其君也列序則吳君居下亂名分矣惟初會首晉再會殊吳而事實既得名分亦彰矣吳君而舉國削其僭也大夫不可敵諸侯諸侯不可僭天子也書晉會責晉也黄池之争盟此會啟之矣

許遷于葉

避鄭而依楚雖楚遷之一以自遷為文罪鄭也抑以責許也楚豈可依之國哉自是四遷轉徙流離不可



為國故卒為鄭滅王綱既失伯政復衰小國無以自存可哀已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記異也周正建子宜雪而雨上溫也著木而冰下寒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晉侯執鄭伯而再伐其國幾亡鄭故楚乘隙以賂要鄭鄭遂决從楚然怨晉而叛晉情可原也黨楚而猾夏罪莫逭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也視伐秦為有名矣來乞師自卑也故孟獻子曰有勝矣伯國之患在驕不在卑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師為伐鄭而出不書伐鄭者鄭聞晉師而告楚楚子遽來故止言戰也上書乞師無他國會戰者不暇俟諸侯之至也敗績繫楚子者君傷則君重於師也晉靈成景三世積衰其諸卿内慢其君外怯於敵自邲之敗大勢去矣今楚又令鄭侵宋宋不支諸侯將從風而靡厲公能於積衰之後不假外助一戰勝楚幾與城濮等矣第城濮之勝經營有素一戰而伯猶且不喜而憂知一勝未可恃也厲勝鄢陵豈有成謀

亦倖而已乃既勝而驕侈信讒以致内亂士燮始終致儆良有以也經書楚敗績以紀其功後即事以著驕侈致禍之迹勸戒昭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師敗而將誅固法之常然主兵者將御將者君嬰齊與側素不相能楚子在軍無以御之使敵國諜臣窺其間而敗楚乃獨歸咎於側而嬰齊反藉是以擠側則非法之平矣故稱國以殺且書大夫者以王制律

楚之專兼書公子者以公族之近病楚之不審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鄢陵之戰公以内難而後期故晉侯不見公第魯去鄢陵遠矣乞師與戰在一月之内為期已廹況有内難乎晉遽怒魯不恕矣且不至者獨魯哉偏怒魯不公矣盖有譖者僑如也有受賂而主其譖者郤犨也晉侯勝而驕故不盡物情而信讒不恤鄰患而輕怒不見公而不諱者見公之可見也晉之過非公之恥

也

公至自會

內有難外不禮於伯主其至危之也以會至者見公之無愧於會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鄢陵之戰鄭雖敗而猶不服故晉假王命且援王臣以涖之蓋晉伯中衰厲公事周頗謹執罪歸京師興師禀王命豈尊王哉挾天子以令

諸侯也春秋不與諸侯用王師故文公三年晉救江王叔桓公不書成公十三年晉伐秦劉子成子不書而此書之者救江則處父上抗伐秦則厲公復怨令會王臣討貳差善於彼也公會伐釋晉怒也

曹伯歸自京師

負芻簒逆惡莫大焉王治其罪而誅之則天討行大倫正矣今囚之二年歸而君曹是釋有罪也歸不書名以病王也此與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相似

而實不同彼則晉書人復私怨也怨可釋也此舉爵
討惡逆也逆焉可赦也彼書歸之于京師緩辭也先
自治其獄也此書歸于京師急辭也惟王正其罪也
衛侯雖在京師猶制於晉書歸于衛晉意也曹伯既
歸京師則制於王書自京師王命也據傳曹屢求免
於晉不聞一介如周而負芻得晏然反國雖王命實
晉主之也然王誠早致其辟晉厲亦何辭乃遲之二
年徐俟晉命春秋端本澄源故以失刑之責歸王而

譏不及晉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矣隨會伐鄭雖不見而不敢怠也又執行父不已甚乎舍置也不以歸而置于苕丘蓋聞嬰齊之言而知僑如之譖也不以歸者將釋之也舍之于苕丘者不遽釋而有所要也蓋恐其懷怨而貳也是以有郤犨之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知晉之覺其譖而公與行父之將歸也故奔齊書之以見世卿之強有罪不能討而齊受亂人之罪亦具矣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要盟也程端學曰執之舍之盟之晉之舉動可知矣魯君在焉而大夫自為盟晉魯之政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此伐鄭也以會致者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故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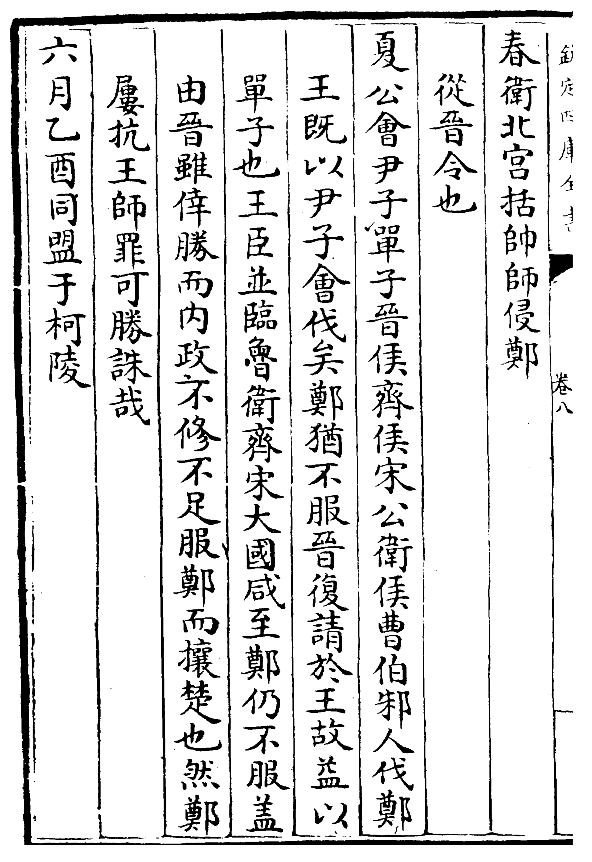
告也大夫執而歸必致公待行父偕歸舉公為重故行父不致也

乙酉刺公子偃

據傳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會晉伐鄭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孟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此刺偃之由也夫行父專魯歸父嘗欲去之矣僑如因是而行譖以危公乃僑如既奔矣而行父遂殺偃夫偃為穆姜所指亦脅公使

從已姜豈遽謀廢立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乎行父素結晉援肆行其私幽君母殺公子名除君惡實脅君也成公庸闇拱手以聽魯愈不可為矣春秋書之以傷魯也然與刺買異辭何也戍衛不卒僖公以此罪買而告楚也故可書刺偃則其故不明以疑似陷之耳故無可書買之刺不當偃之刺不白非僅專殺已也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從晉令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既以尹子會伐矣鄭猶不服晉復請於王故益以單子也王臣並臨魯衛齊宋大國咸至鄭仍不服蓋由晉雖倖勝而内政不修不足服鄭而攘楚也然鄭屢抗王師罪可勝誅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盟不舉諸侯尹單亦與也伐鄭未服而中道尋盟是疑諸侯也况尹單在乎晉厲徒欲倚王臣以令諸侯而不虞蹈慢王臣之罪也然自是遂習為常矣李廉曰書同同外楚也不為尹單而書同也

秋公至自會

方會伐鄭而楚救至諸侯遂還故以會致

齊高無咎出奔莒

無咎之奔由君母聲孟子之譖也慶克濁亂中閨國佐

譎之聾子謟佐因及無咎然無咎為卿不能謀國正君亦失職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公穀以用郊為譏不時則書九月足矣曷為言用用者非郊之正祭而用其禮也如書之類于上帝是也然惟天子有大事則可魯何所用之乎九月非時也用又非禮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再伐鄭而無功恐諸侯怠而不應故仍以乞為名然德不足而徒用衆豈服人之道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三爭鄭也鄭卒不服非兵不强德不著也兵不戢將自焚矣家鉉翁曰使厲公於鄢陵既勝之後不驕不侈而勤撫諸侯鄭將自來何以屢伐為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據傳諸國圍鄭故以伐鄭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大夫卒於外則地以事見也此無事而書地何也蘇轍曰從伐鄭還而道卒也然何以卒於公至之後意以疾而留於貍脤乎十一月無壬申文誤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勝於鄢陵而驕遂欲盡去諸卿而立其嬖故先

殺三郤以其族大而多怨易去也第郤至於鄢陵排羣議而戰勝有功矣况卿為君之股肱黜陟生殺亦自有道乃不明徵其罪而陰用嬖臣之計襲而斃之一朝而尸三卿是自求禍也故歷數之以著其惡或以晉卿宗彊不去之終釀後患然去之亦自有道且厲非去患徒欲私其嬖耳不亦悖乎

楚人滅舒庸

楚方摧敗而餘威猶足蠶食遠國然則鄢陵之功不

可没矣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據傳欒書荀偃殺胥童兩下相殺耳何以稱國趙汸曰此將弑君而殺胥童也欒荀弑君不著於春秋則其殺胥童固不以兩下相殺告也是也先殺孔父而殤弑書及先殺胥童而厲弑不書及者童有罪不因其君也盖童致亂者也殺童者作亂者也各治其罪

春秋之法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弒君而書國趙汸曰不以賊赴是也蓋欒荀使程滑弒君意即以程滑赴抑或以國亂衆弒而無主名赴魯史承赴而書必非其實春秋無所據以革舊史惟削僞赴而書國言晉有是事賊自可推求而得也蓋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晉臣前見於經者皆舊為大夫者也三郤既殺胥童忽以大夫書而見殺則新為大

夫者也俄而君弑則新故相激而禍在君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靈不能防閑其母既受母譖而逐高無咎又用慶克故國佐忿而殺之據邑叛君其罪大矣齊靈與佐盟而復之而旋復殺佐又秩慶克之子慶封卒釀後禍惑亦甚矣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伐宋以納魚石也何以不書納或曰不予納也然則孔寧儀行父書納將予納乎孔寧儀行父不繫陳或曰絶之於陳也然則魚石繫宋將不絶之於宋乎蓋春秋指事原情文成義立非可執例求也孔寧儀行父志在復位楚子志在制陳得納而其志皆遂矣故書納以不宜納故不繫陳也魚石未嘗不志復位

而楚子志在亂宋豈納魚石遂已哉故不書納而書伐伐而魚石入彭城則可據險而扼宋矣借宋之魚石以扼宋故繫宋也入書復者深惡之也不書叛者楚驅之以亂宋耳義不繫於魚石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侯悼公也雖非厲之子然嗣位未逾年而稱爵非禮也於以見當國者不以厲為君而弑之者果當國

者也悼未能討賊故賊名不得也來聘者勤諸侯也

蓋以求伯也本之不正而急功利伯者固如此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相繼來朝以晉悼首加禮於魯故來修舊好欲因魯以通晉耳然邾子尚居喪喪未畢不覲王況諸侯乎

築鹿囿

築者新立防以為囿也山林藪澤民之所利築則奪其利而自娛非義矣嗣此築囿者二盖踵而為之也故書以謹之

巳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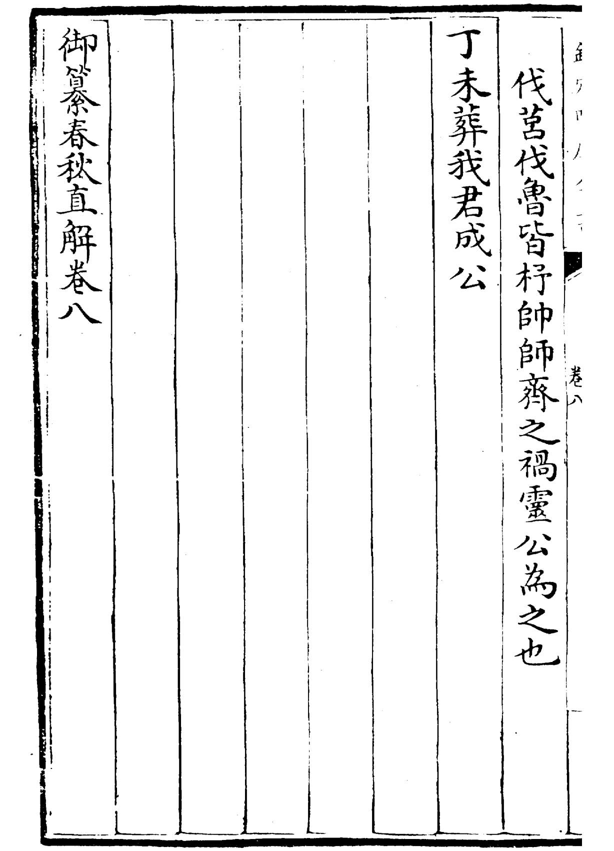
據傳宋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之乃書侵宋何也既使魚石據彭城矣復偕鄭而來故書侵所以著其亂宋而竊中夏之實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悼公之初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則儆師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知義矣晉侯親出有勇矣不奪魯喪得禮矣諸侯師至楚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先為此盟也陳傅良曰崔氏奔衛今書齊崔杼何齊納以為大夫也逐高無咎殺國佐而杼當國



伐莒伐魯皆杼帥師齊之禍靈公為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御纂春秋直解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舉人臣裘允緒